

师范毕业,我回到了家乡,在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任教。那年我 18 岁。

当我独自一人背着行李走向深山深处的学校时,我的脚步很沉重,我不敢想我的梦想。

学校前树丫上挂的一截铁管做的钟,老远就迎接我了。从此,钟和我的声音此起彼伏,年复一年。就这样,我便成了那棵粗大的苦果树上的另一口钟了。

学校只有我一个教师住校。放学后,学生

# 我的大学

们都回家去了,剩下我一人忙碌着做饭、改作业,有时也砌墙盖房、挖地种菜。日子就这样在深山中悄悄流动着,不易觉察,只有那截铁管一丝不苟地用声音把时间切断,然后一丝一丝带走,没有半点痕迹。那棵苦果树不知长了多少年,浓密的枝叶把一间教室遮了大半,那截铁管也不知挂了多久,锈黑的铁丝已嵌进树干深处,在斑驳的树干上勒出了一道古怪的深沟。

学校老师们轮流着值周,值周教师的主

要工作就是按时敲钟。拿着小铁锤敲打那截铁管是学校最神圣的工作。那个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小铁锤的手柄都被握得异常光滑细腻了,夏天握在手里冰凉冰凉的。起床、上课、下课的铃声各不相同,进校的人首先要熟记这十多种铃声。我也是在当值周教师后才彻底弄懂了这些不同节奏的敲击的真正含义。当我把铁锤重重地敲打在铁管上时,强烈的金属之声把我的耳膜震得嗡嗡直响。

孩子们都住在学校背后的山上山下或山

我们小区有一伙京剧票友,常年活动,特别是星期天、节假日,更是戏迷演唱大聚会。琴师、鼓师、锣鼓家伙一开张,唱戏的嗓子就痒痒,听戏的更是跑得比谁都快。唱戏的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演唱风格各异,“梅尚程荀”,异彩纷呈,你方唱罢我登场;铜锤花脸慷慨激昂,小旦青衣婉转流畅,全都为了寻个乐子。虽是业余,可听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

唱戏的人群中,雷打不动的有个老先生,年近八旬,个子不高,瘦削脸庞,耳朵大大的。冬天,常戴一顶小毡帽,看上去颇有些滑稽;夏季,则常常一副不衫不履,玩世不恭的样子。听说,他年轻时就喜欢唱旦戏,唱了一辈子,还是如痴如醉。锣鼓家伙一响,老先生不管干着什么事,扔下就跑;来到近前,不唱上一段,

## 生命的风帆

北京手表。1973 年刚参加工作,手表是当时重要的物件,谁要是有块表,说明是个“有单位有工作的人”。当时的表也少,上海牌、北京牌再加上天津的海鸥。上海全钢十七钻,120 元。北京全钢十七钻,110 元。十块钱是一个月的饭钱,于是买了北京牌。这块表,一直戴到上大学。上大学后,出现了电子表,从此北京表也不再风光了。

永久牌自行车。1977 年我从秦岭工厂调回四川,厂里的工友把一张自行车票送给我,于是我买了一辆 28 型的永久牌自行车带回四川。十分爱惜,天天骑用后擦得锃亮。第二年,上班途中,遭遇飞来横祸。路口在大树上砍树枝的人没有警戒,砍落的树干将我砸伤,自行车被砸得两只车轮还立着,而三角架却被砸得挨着地皮。我因伤不能上班在养病,抓紧复习功课,因祸得福考上了大学。砍树的人赔了一副三角架,修配好自行车,送到家里。母亲觉得这车差点要了儿子的命,于是在我上学期间,便宜地卖掉了它。

我进入大学后,中国国门大开,全球化浪潮让时尚的新物件如走马灯似的出现在生活中,太阳镜、电子表、砖头录音机、彩电、电话、寻呼机、大哥大、手机、电脑……盛世富民啊,于是前 30 年的这几件物品,清晰地勾勒出共和国艰难起步中,一个普通公民的生存状态。



当你超过别人一点点,别人会嫉妒你;当你超过别人一大截,别人就会羡慕你。

尤家庄的东面不远,一条荒僻的干道,两侧全种着栗树,树身有大腿粗,树冠相互交合,遮蔽天空。在这里,每年盛大的花期,都给我带来欢喜。栗树开花,主要在七八两月,八月最盛。开花时,一只只板栗也开始生出,让我的心情,不由地跟着鲜活起来。

大约在 15 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在董志塬上一所技工学校的后院里,看到了一株树。茂密的板栗,已经彻底变红,像是一只只装东西的小口袋。缺少经验的我,才第一次知道栗树。听说栗树是从秦岭移植的,整个董志塬,也就这么一株。外头来人,技工学校介绍完情况,都要说一说这株栗树。我就记住了这种身上能长出许多小口袋的植物。

我到西安后,谋生艰难,心力衰退,原来抱有热情的一些活动,渐渐疏远了。人到了一定年龄,都是这样。如果生活中再遇上大的变故,锐气发散得更快。奇怪的是,走到长树木的地方,我的脚步就会慢下来。我依然爱在树底下逗留,看树身上的节疤,听树梢上的知了鸣叫。要是不认识的树,我就问人,我发现,树木对我有安定的作用,也就越发和树木相处得紧密了。

快十年了,我一直在尤家庄安身。这里虽然偏远,但安静,正好适宜于我。一次我到附近找一位牙医看牙,路过了这片栗树林,这以后,我就有了牵挂。这以后,隔一些日子,我都要走路过去,去看栗树。

冬天的栗树,颜色灰白,树杈臂膀一样伸展,没有繁复的细枝,一副冷峻的形象。我裹紧衣领,嘴里哈着热气在栗树底下走,内心渐渐空旷起来。如果起一阵风,离得开开的树枝偶尔发生碰撞,沉闷的声响,似乎在穿过我的身体,似乎要用去很长时间。

栗树叶叶晚,过了三月,才有稀疏的叶芽



## 工人日报

的那边。孩子们放学回家后,我常常独自在门口看远山、白云,也看书,等孩子们再来。夜里,对面山坡的灯火和大吠在黑暗中愈加清晰,可是,我的耳朵里总有类似鬼怪的声音,让我在惊悚中一再失眠。每个失眠之夜,我总是

一再地把头蒙进被子,只露半边耳朵捕捉墙外每一点异常的响动。结果,这竟然让我的听觉锻炼得十分灵敏,以至任何一种声音只要听过一次后便一直能准确辨别。

星期天或两天,孩子们到校不齐,我便停下新课,给他们读诗歌、散文、小说……我知道他们不会懂得太多,我尽量读慢、讲简单。孩子们总爱听,我想,他们是会听懂的。

班上 20 多个孩子,冬天瑟缩成一团,让人想起农家的母鸡和小鸡。看着他们不合身的牛仔褲、夹克衫和现代色彩浓郁的成人衣衫,就知道他们的父母在南方或北方的某个城市奔波。一到上课时,每件衣服又重新在泥水里裹了一遍,每个脸蛋又重新蒙上了一层

## 老青衣

是不罢休的。这老先生好像前生就是个戏子,又好唱青衣这行当,于是,人送绰号“老青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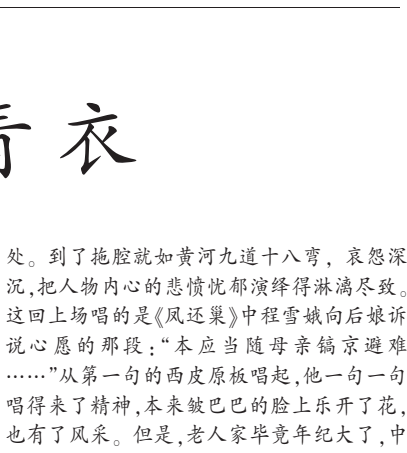
这“老青衣”最拿手的戏就是《玉堂春》中的西皮倒板“玉堂春晚至在都察院,啊!大人哪!玉堂春本是公子他取的名……”,转西皮慢板后,腔调由高亢转为委婉抒情,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一招一式,有板有眼,恰到好处。

是谁拾起你遗落在风中的诺言,在风景的背后读一首关于春天的诗,鸟儿的鸣叫诠释了潮湿的意境,琴声悠扬而欢快,孤独的河床随后便长出青青绿绿的嫩芽,总仿佛远方的诱惑将我轻轻地召唤。

那支歌谣不知从何时起,忽近忽远映射在我灵魂的深处,散发着你的清香和笑容。如

细细的尘埃,但没人会在意。因为每一片污渍,就是一份欢乐的痕迹,每一粒尘埃,就是一份不易注释的成长的印记。山里的孩子就在如此的贫乏中丰富地生活着。

四年里,我自修完了中文专科和本科的课程,在与孩子们的玩乐中,我坚实而平静地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础。当我请假离开学校,走过一百多里泥泞山路,再赶车到成都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踏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当我以主人般的姿态走进那花木掩映的校园,走进其中某一间教室的时候,我还在琢磨这种圣殿堂的神秘之处。答辩结束之后,我独自到最高的一幢教学楼上,看着烟迷雾离的校园,心里闪过一丝隐痛;大学对于我,只是一次匆匆路过的风景,而我对于大学,也只是一个只有两天机会的过客。我在校园里四处转悠,几乎走遍了每个角落,记下了每一幢楼的名字,记下了每一棵树的解释,然后在校园书店买



同清瘦的诗句从五月的源头蹒跚而来,缓缓地渗透进我憔悴的叶片。

斑斓的贝壳被抛弃在永远的岸边,我寻找不到曾经向往的搁浅,满身的旅痕是触礁的记忆,就像屡屡折断的桅杆再也撑不起生命的风帆,贝壳中的聆听再也体会不到岁月的飘零。

## 家园

了一本书,回到学校招待所,我在那书的扉页写下“锦城虽云乐,还需早还乡”,权当做“到此一游”,随后,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到深山深处的我的那所山村小学。当我跨出大学校门的时候,我知道,真正的大学将是我永远梦想着却永远也不会实现的梦想了。

后来,我调离了那所乡村小学。为了躲避学生们留恋的目光和老师们羡慕的嘲讽,我在一个空荡的下午独自离开了我的学校。我在山路上走出了很远很远,但还是听见了学校传来的钟声。

在我走后的第三年,那所乡村小学由于学校布局调整,只留下了三个班,空下了一大片校舍。再后来,听说有人在里面养鸡。我不知道,我住了四年的那间小屋现在是个什么模样。

当我走进另一所学校再调到县城机关的时候,有人问我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我想起了家乡小学的那个地方,叫麻溪寺。

气不足,气力不够,腔调有些“拐弯”了。只见他大口伸颈喘着气,缩脖子咽唾沫,脸涨红了,两腿向下蹲聚劲,手臂和肩头向上耸了起来,总算把那句“高音”唱上去了。后面的唱词,他使用头摇摆着,控制着节奏,发出颤抖音,唱到叫好优美之处,他全身心投入,双手打着拍子,摇头晃脑。众人是赞叹不已,掌声雷动。

一场戏下来,“老青衣”面带笑容,脸犹如盛开的山菊花。别人夸他唱得好,他气喘吁吁地说,“不行了,老了,力气不足了。”然后,笑容可掬地坐到旁边,静静地听别人唱,还不住地用手在自己膝盖上打着节拍,四卷的嘴巴一张一合的,看得出他对京戏是多么的痴迷!

注定我要用一种虔诚的新祈祷进你的港湾,让所有的期待成为那枚蓝月亮,深情地行走在你蕴蓝馨香的花瓣之间; 注定我要用一种无言的姿势悄然停留在你的枝头,让所有的徘徊成为那轮太阳,温暖地灼痛你频频回首的一举一动之间。

### 资讯 快速

### 北京卫视将率先实现节目高清播放

本报讯（记者吴晓向 实习生刘佳美）9月28日起,北京卫视将在全国率先实现高清播出。未来三年,北京将完成高清交互式有线电视网络改造和高清交互式机顶盒的推广,为北京市民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公共信息以及文化娱乐服务。

据悉,北京市计划用三年时间在北京地区普及高清交互式数字电视,完成BTV—北京、BTV—文艺、BTV—体育三个频道高清、标清同步播出。届时,高清数字电视不仅可以呈现更加清晰的电视效果,而且还创造性地提供电视上网、视频点播、电视时移与回看、互动游戏等个性化、高端化的特色服务。市民可以通过信息交互平台享受交互式网上教育、在线预约挂号及远程医疗和公共事业网上缴费等服务,这将有助于满足北京市民精神文化需要,提高市民生活质量。

### 毛主席挂像纪念瓷盘在京首发

本报讯（记者王瑜 实习生蒋乃涵）9月7日,一套六尊的“北京有个金太阳”毛主席天安门挂像纪念瓷盘（又称“毛瓷 0901”）在京首发。

整套藏品由湖南醴陵红色官窑承制,由中国收藏家协会、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联合监制。

“毛瓷 0901”的器形以 1949 年开国大典时国家发行的彩绘斯大林瓷盘为蓝本。每尊瓷盘都以瓷盘为体,彩陶为托,首次将“陶”与“瓷”结合起来,置于红木雕托之上。盘心分别绘有 6 幅先后悬挂于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标准像,盘边彩绘为梅花纹饰,这是有史以来陶瓷上首次采用绝密堆金工艺。

“毛瓷 0901”凝聚了中国书画界、陶瓷界众多顶级大师的智慧。齐白石第二代弟子徐世鸣、毛主席标准像大师邹经奎、毛瓷大师李人中、陶艺大师范安琪都参与了瓷盘创作。

### 中国煤炭工业第一长联贺同煤 60 华诞

本报讯（记者关明）8月30日,在同煤集团建企 60 周年庆典之际,一幅被称为“中国煤炭工业第一长联”的对联引起了与会者的注目。这幅巨联上下联均由 60 字组成,长达 30 米。

上联为:“煤业骄子何其雄哉!龙腾长城,凤栖云中,虎踞北岳,马纵莽原,鲸击沧海,鹏搏九天,马金奔涌,金光璀璨,彩练飘飞,紫微高照,旭日喷薄,霞蔚云蒸,气象万千。”

下联为:“大同矿工堪颂伟矣!脚踏荒原,手捧光明,情寄高山,志托热土,魂牵大地,气荡四海,热血沸腾,岁月峥嵘,乌龙啸吟,绿带横里,宏图大展,日新月异,丰功伟光。”

长联由北京青年文化策划家屈金宇、于洪英撰写上联,大同煤矿集团张林毅撰写下联,同煤荣誉矿工、北京著名书法家柳国庆书写。

### 蚌埠市举办职工文艺汇演

本报讯（记者陈华 通讯员甘子伯 任志刚）9月1日至2日,蚌埠市总工会举办了“玻院凯盛杯”职工文艺汇演,以迎接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和市总工会建会 60 周年,同时也为迎接蚌埠市工会十七大的召开。

在为期两天的文艺汇演中,共有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 214 研究所、安徽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等 28 个单位参加。参演的节目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原创节目较多,展示了新时期工人阶级的新形象。

据悉,此次文艺汇演是蚌埠市“玻院凯盛杯”职工文化艺术节的压轴节目,文艺汇演采取特聘专业评委现场打分的形式,选出的优秀节目将参加 9 月下旬蚌埠市总工会举办的“与祖国同行”职工文艺演出。